

第五十一回

心猿空用千般計

水火無功難煉魔

和你——

話說齊天大聖，空着手，敗了陣，來坐於金嶼山後，撲梭梭兩眼滴淚，叫道：「師父啊！指望

「佛恩有德有和融，同幼同生意莫窮。同住同修同解脫，同慈同念顯靈功。同緣

同相心真契，同見同知道轉通。豈料如今無拄杖，空拳赤脚怎與隆！」

大聖悽慘多時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那妖精認得我，我記得他在陣上誇獎道：『真個是闢天宮之類！』這等看來，決不是凡間怪物，定然是天上兇星。想因思凡下界，又不知是那裏降下來魔頭，且須上界去查勘查勘。」行者這纔是以心問心，自張自主，急翻身，縱起祥雲，直至南天門外，忽抬頭，見廣目天王當面迎着長揖道：「大聖何往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事要見玉帝，你在

此何幹？
廣目道：『今日輪該巡視南天門。』

說未了，又見那馬趙溫關四大元帥作禮道：『大聖，失迎。請待茶。』行者道：『有事哩。』遂辭了廣目並四元帥，竟入南天門裏。直至靈霄殿外，果又見張道陵、葛仙翁、許旌陽、丘弘濟、四天師並南斗六司、北斗七元，都在殿前迎着行者，一齊起手道：『大聖如何到此？』又問：『保唐僧之功完否？』行者道：『早哩！早哩！路遙魔廣，纔有一半之功。見如今阻住在金嶼山金嶼洞。有一個兇怪，把唐師父拿於洞裏，是老孫尋上門與他交戰一場，那厮神通廣大，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了，因此難縛魔王。疑是上界那個兇星思凡下界，又不知是那裏降來的魔頭，老孫因此來尋尋玉帝，問他個鉗束不嚴。』許旌陽笑道：『這猴頭還是如此放刁。』行者道：『不是放刁，我老孫一生是這口兒緊些，纔尋的着個頭兒。』張道陵道：『不消多說，只與他傳報便了。』行者道：『多謝！多謝！』

當時四天師傳奏靈霄，引見玉陛。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：『老官兒，累你累你！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，一路凶多吉少，也不消說；於今來在金嶼山金嶼洞，有一兇怪，把唐僧拿

在洞裏，不知是要蒸，要煮，要晒。是老孫尋上他門，與他交戰，那怪神通廣大，把我金箍棒搶去。因此難縛妖魔。那怪說有些認得老孫，我疑是天上兇星思凡下界，爲此特來啟奏。伏乞天尊垂慈洞鑒，降旨查勘兇星，發兵收勦妖魔，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！却又打個深躬道：「以聞。」旁有萬仙翁笑道：「猴子是何前倨後恭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不是甚前倨後恭，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。」

彼時玉皇天尊聞奏，即忙降旨可韓司知道：「既如悟空所奏，可速查諸天星斗，各宿神王，有無思凡下界，隨即覆奏施行，以聞。」可韓丈人真君領旨，當時即同大聖去查。先查了四天門門上神王官吏；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大小羣真；又查了雷霆官將陶張辛鄧，荀畢龐劉；最後纔查三十三天，天天自在；又查二十八宿：東七宿，角亢氐房心尾箕；西七宿，斗牛女虛危室壁；南七宿，北七宿，宿宿安寧；又查了太陽，太陰，水，火，木，金，土，七政；羅侯計都炁孛四餘；滿天星斗，並無思凡下界。行者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老孫也不消上那靈霄寶殿，打攪玉皇大帝，深爲不便。你自回旨去罷。我在此等你回話便了。」那可韓丈人真君依命，孫行者等候良久，

作詩紀興曰——

「風清雲霽樂昇平，神靜星明顯瑞禎。河漢安寧天地泰，五方八極偃戈旌。」

那可韓司丈人真君，歷歷查勘，回奏玉帝道：「滿天星宿不少，各方神將皆存，並無思凡下界者。」玉帝聞奏，「着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，下界擒魔去也。」四大天師奉旨意，卽出靈霄寶殿，對行者道：「大聖啊，玉帝寬恩，言天宮無神思凡，着你挑選幾員天將擒魔去哩。」行者低頭暗想道：「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，勝似老孫者少。想我鬧天宮時，玉帝遣十萬天兵，佈天羅地網，更不會有一將敢與我比手，向後來，調了小聖二郎，方是我的對手。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強似老孫，却怎麼得能殺取勝？」許旌陽道：「此一時，彼一時，大不同也。常言道：『一物降一物』哩。你好遠了旨意？但憑高見，選用天將，勿得遲疑誤事。」行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深感上恩，果是不好違旨。一則老孫又不可空走這遭，煩旌陽轉奏玉帝，只教托塔李天王與哪吒太子去罷。他還有幾件降妖兵器，且下界與那怪見一仗，以看如何。果若能擒得他，是老孫之幸；若不能，那時再作區處。」

真個那天師啟奏了玉帝，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，率領衆部天兵，與行者助力。那天王即奉旨來會行者。行者又對天師道：『蒙玉帝遣差天王，謝謝不盡。還有一事，再煩轉達：但得兩個雷公使用，等天王戰鬪之時，教雷公在雲端裏，下個雷摺，照頂門上鎚死那妖魔，深爲良計也。』天師笑道：『好好好！』天師又奏，玉帝傳旨教九天府下點鄧化、張蕃、二雷公與天王合力縛妖救難，遂與天王、孫大聖，徑下南天門外。

頃刻而到。行者道：『此山便是金蟬山，山中間乃是金蟬洞，列位商議却教那個先去索戰？』天王停下雲頭，扎住天兵，在於山南坡下道：『大聖素知小兒哪吒會降九十六洞妖魔，善能變化，隨身有降妖兵器，須教他先去出陣。』行者道：『既然如此，等老孫引太子去來。』

那太子抖擻雄威，與大聖跳在高山，竟至洞口，但見那洞門緊閉。行者上前高叫：『撥魔！快開門，還我師父來也！』那洞裏把門的小妖看見，急報道：『大王，孫行者領着一個小童男在門前叫戰哩。』那魔王道：『這猴子鐵棒被我奪了，空手難爭，想是請得救兵來也。』叫：『取兵器！』魔王綽鎗在手，走到門外，觀看那小童男，生得相貌清奇，十分精壯。真個是——

玉面嬌容如滿月，朱脣方口露銀牙。眼光掣電睛珠暴，額闊凝霞髮髻髻。繡帶舞風飛彩焰，錦袍映日放金花。環緣灼灼攀心鏡，寶甲輝輝襯戰靴。身小聲洪多壯

麗，三天護教惡哪吒。

魔王笑道：『你是李天王第三個孩兒，名喚做哪吒太子，却如何到我這門前呼喝？』太子道：『因你這潑魔作亂，困害東土聖僧，奉玉帝金旨，特來拿你！』魔王大怒道：『你想是孫悟空請來的。我就是那聖僧的魔頭哩！量你這小兒曹有何武藝，敢出胡言——不要走！吃吾一鎗！』這太子使斬妖劍，劈手相迎。他兩個搭上手，却纔賭鬪。那大聖急轉山坡，叫：『雷公何在？快早去着妖魔下個雷搨，助太子降伏來也！』

鄧張二公，即踏雲光。正欲下手，只見那太子使出法來，將身一變，變作三頭六臂，手持六般兵器，望妖魔砍來。那魔王也變作三頭六臂，三柄長鎗抵住。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，將六般兵器拋將起去。是那六般兵器，却是砍妖劍，斬妖刀，縛妖索，降魔杵，繡毬，火輪兒。大叫一聲：『變！』一變千，千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都是一般兵器，如驟雨冰雹，紛紛密密，望妖魔打將去。

那魔王公然不懼，一隻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來，望空拋起，叫聲『着！』唰的一下，把六般兵器套將下來，慌得那哪吒太子，赤手逃生。魔王得勝而回。

鄧張二雷公，在空中暗笑道：『早是我先看頭勢，不曾放了雷掬。假若被他套將去，却怎麼回見天尊？』二公按落雲頭，與太子來山南坡下，對李天王道：『妖魔果神通廣大！』悟空在旁笑道：『那厮神通也只如此，怎奈那個圈子利害。不知是甚麼寶貝，丟起來善套諸物。』哪吒恨道：『這大聖甚不成人！我等折兵敗陣，十分煩惱，都只爲你；你反喜笑，何也？』行者道：『你說煩惱，終然我老孫不煩惱？我如今沒計奈何，哭不得，所以只得笑也。』天王道：『似此怎生結果？』行者道：『憑你等再怎計較，只是圈子套不去的，就可拿住他了。』天王道：『套不去者，惟水火最利。常言道：『水火無情。』』

行者聞言道：『說得有理！你且穩坐在此，待老孫再上天走走來。』鄧張二公道：『又去做甚的？』行者道：『老孫這去，不消啟奏玉帝，只到南天門裏，上彤華宮，請熒惑火德星君來。此放火燒那怪物一場，或者連那圈子燒做灰燼，捉住妖魔。一則取兵器還汝等歸天，二則可

解脫吾師之難。」太子聞言甚喜，道：「不必遲疑，請大聖早去早來，我等只在此拱候。」

行者縱起祥光，又至南天門外。那廣目與四將迎道：「大聖如何又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李天王着太子出師，只一陣，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都擄去了。我如今要到彤華宮請火德星君助陣哩。」四將不敢久留，讓他進去。至彤華宮，只見那火部衆神即入報道：「孫悟空欲見主公。」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整衣出門迎進，道：「昨日可韓司查點小宮，更無一人思凡。」行者道：「已知，但李天王與太子敗陣，失了兵器，特來請你救援救援。」星君道：「那哪吒乃三壇海會大神，他出身時，曾降九十六洞妖魔，神通廣大；若他不能，小神又怎敢望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因與李天王計議，天地間至利者，惟水火也。那怪物有一個圈子，善能套人的物件，不知是甚麼寶貝，故此說火能滅諸物，特請星君領火部到下方縱火燒那妖魔，救我師父一難。」

火德星君聞言，即點本部神兵，同行者到金嶼山南坡下，與天王、雷公等相見了。天王道：

「孫大聖，你還去叫那厮出來，等我與他交戰。待他拿動圈子，我却閃過，教火德帥衆燒他。」

行者笑道：『正是我和你來。』火德共太子，鄧張二公，立於高峯之上，與他挑戰。這大聖到了金峴洞口叫聲：『開門！快早還我師父！』那小怪又急通報道：『孫悟空又來了！』那魔帥衆出洞，見了行者，道：『你這潑猴，又請了甚麼兵來耶？』這壁廂轉上托塔天王，喝道：『潑魔頭！認得我麼？』

魔王笑道：『李天王，想是要與你令郎報仇欲討兵器麼？』天王道：『一則報仇要兵器，二來是拿你救唐僧！不要走！吃吾一刀！』那怪物側身躲過，挺長鎗，隨手相迎。他兩個在洞前，這場好殺！你看那——

天王刀砍，妖怪鎗迎。刀砍霜光噴烈火，鎗迎銳氣迸愁雲。一個是金峴山生成的惡怪，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天神。那一個因欺禪性施威武，這一個爲救師災展大輪。天王使法飛沙石，魔怪爭強播土塵。播土能教天地暗，飛沙善着海江渾。兩家努力爭功蹟，皆爲唐僧拜世尊。

那孫大聖，見他兩個交戰，即轉身跳上高峯，對火德星君道：『三炁用心者！你看那妖

魔與天王正鬪到好處，却又取出圈子來。天王看見，即撥祥光，敗陣而走。這高峯上火德星君，忙傳號令，教衆部火神一齊放火。這一場真個利害好火！

經云：『南方者，火之精也。』雖星星之火，能燒萬頃之田；乃三炷之威，能變百端之火。今有火鎗、火刀、火弓、火箭，各部神祇所用不一，但見那半空中，火鴉飛噪；滿山頭，火馬奔騰；雙雙赤鼠，對對火龍；雙雙赤鼠噴烈焰，萬里通紅；對對火龍吐濃煙，千方共黑。火車兒推出，火葫蘆撒開，火旗搖動，一天霞，火棒攪行，盈地燎說甚。

麼甯威鞭牛？勝強似周郎赤壁。這個是天火，非凡真利害，烘烘滅滅，火風紅！

那妖魔見火來時，全無恐懼，將圈子望空拋起，唵喇一聲，把這火龍、火馬、火鴉、火鼠、火刀、火弓、火箭一圈子又套將下去，轉回本洞，得勝收兵。這火德星君，手執着一桿空旗，招回衆將，會合天王等，坐於山南坡下，對行者道：『大聖啊，這個兇魔，真是罕見！我今折了火具，怎生是好？』行者笑道：『不須報怨，列位且請寬坐坐，老孫再去來。』天王道：『你又往那裏去？』行者道：『那怪物既不怕火，斷然怕水。常言道：『水能剋火。』等老孫去北天門裏，請水德星

君施佈水勢，往他洞裏一灌，把魔王澆死，取物件還你們。」天道：「此計雖妙，但恐連你師父都澆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沒事，澆死我師，我自有個法兒教他活來。如今稽遲列位，甚是不當。」火德道：「既如此，且請行，請行。」

好大聖，又駕筋斗雲，竟到北天門外。忽抬頭，見多聞天王向前施禮道：「孫大聖何往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一事要入烏浩宮，見水德星君。你在此作甚？」多聞道：「今日輪該巡視。」

正說處，又見那龐劉苟畢，四大天將進禮邀茶。行者道：「不勞！不勞！我事急矣！」遂別却門神，直至烏浩宮，着水部衆神即時通報。衆神報道：「齊天大聖孫悟空來了。」

水德星君聞言，即將查點四海五湖，八河四瀆，三江九派並各處龍王俱遣退，整冠束帶，接出宮門，迎進宮內，道：「昨日可韓司查勘小宮，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，正在此點查江河瀆之神，尚未完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，此乃廣大之精。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並兩個雷公下界擒拿，被他弄個圈子，將六件神兵套去。老孫無奈，又上彤華宮請火德

星君帥火部衆神放火，又將火龍，火馬等物，一圈子套去。我想此物既不怕火，必然怕水，特來告請星君，施水勢，與我捉那妖精，取兵器歸還天將，吾師之難，亦可救也。」

水德聞言，即令黃河水伯神王：「隨大聖去助功。」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個白玉盂兒，道：「我有此物盛水。」行者道：「看這盂兒能盛幾何？妖魔如何湮得？」水伯道：「不瞞大聖說，我這一盂，乃是黃河之水。半盂就是半河，一盂就是一河。」行者喜道：「只消半盂足矣。」遂辭別水德，與黃河神躲離天闕。那水伯將盂兒望黃河舀了半盂，跟大聖至金嶺山，向南坡下見了天王，太子，雷公，火德，具言前事。行者道：「不必細講，且教水伯跟我去。待我叫開他門，不要等他出來，就將水往門裏一倒，那怪物一窩子可都湮死，我却去撈師父的屍首，再救活不遲。」

那水伯依命，緊隨行者，轉山坡，竟至洞口，叫聲：「妖怪開門！」那把門的小妖聽得是孫大聖的聲音，急又去報道：「孫悟空又來矣！」那魔聞說，帶了寶貝，綽鎗就走；響一聲，開了石門。這水伯將白玉盂向裏一傾，那妖見是水來，撒了長鎗，即忙取出圈子，擋住二門。只見那股

水骨都都的只往外泛將出來，慌得孫大聖急縱筋斗，與水伯跳在高峯。那天王同衆都駕雲停於高峯之前，觀看那水波濤泛漲，着實狂瀾。好水！真個是——

一勺之多，果然不測。蓋唯神功蓮化，利萬物而流漲百川。只聽得那潺潺聲振谷，

又見那滔滔勢漫天。雄威響若雷奔走，猛湧波如雪捲巔。千丈波高漫路道，萬層濤激泛山巖。冷冷如漱玉，滾滾似鳴絃。觸石滄滄噴碎玉，回湍渺渺漩窩圓。低低

凹凹隨流蕩，滿漚平溝上下連。

行者見了，心慌道：『不好啊！水漫四野，淹了民田，未曾灌在他的洞裏，怎奈之何？』喚水

伯急忙收水。水伯道：『小神只會放水，却不會收水。常言道：『潑水難收。』』嘆！那座山却也高峻，這場水只奔低流。須臾間，四散而歸澗壑。又只見那洞外跳出幾個小妖，在外邊吹吶喝喝，伸拳擡袖，弄棒拈鎗，依舊喜喜歡歡耍子。天王道：『這水原來不曾灌入洞內，枉費一場之功也！』

行者忍不住心中怒發，雙手輪拳，闖至妖魔門首，喝道：『那裏走！看打！』說得那幾個小

妖，丟了長棒，跑入洞裏，戰兢兢的報道：『大王不好了！打將來了！』那魔王挺長鎗，迎出門前道：『這潑猴老大懶懶！你幾番家敵不過我，縱水火亦不能近，怎麼又踵將來送命？』行者道：『這兒子反說了哩！不知是我送命，是你送命，走過來，吃老外公一拳！』那妖魔笑道：『這猴兒勉強纏帳！我倒使鎗，他却使拳。那般一個筋鬮子拳頭，只好有個核桃兒大小，怎麼稱得個鎗子起也？——罷！罷！罷！我且把鎗放下，與你走一路拳看看！』行者笑道：『說得是，走上來！』

那妖撩衣進步，丟了個架子，舉起兩個拳來，真似打油的鐵鎚模樣。這大聖展足挪身，擺開解數，在那洞門前，與那魔王滾走拳勢。這一場好打哦！——

拽開大四平，踢起雙飛脚。韜脅劈胸墩，剜心摘胆箸。仙人指路，老子騎鶴。餓虎撲食最傷人，蛟龍戲水能兇惡。魔王使個鱗翻身，大聖却施鹿解角。翹跟淬地龍，扭碗拿天鼯。青獅張口來，鯉魚跌脊躍。蓋頂撒花，遶腰貫索。迎風貼扇兒，急雨催花落。妖精使使觀音掌，行者就對羅漢脚。長拳開闢自然鬆，怎比短拳多緊削。兩個相持數十回，一般本事無強弱。

他兩個在那洞門前厮打，只見這高峯頭，喜得個李天王厲聲喝采，火德星鼓掌誇稱。那兩個雷公與哪吒太子，帥衆神跳到跟前，都要來相助；這壁廂羣妖搖旗擂鼓，舞劍輪刀一齊護。孫大聖見事不諧，將毫毛拔下一把，望空撒起，叫『變！』即變做三五十個小猴，一擁上前，把那妖纏住，抱腿的抱腿，扯腰的扯腰，抓眼的抓眼，擣毛的擣毛。那怪物慌了，急把圈子拿將出來。大聖與天王等見他弄出圈套，撥轉雲頭，走上高峯逃陣。那妖把圈子往上拋起，叻喇的一聲，把那三五十個毫毛變的小猴，收爲本相，套入洞中，得了勝，領兵閉門，賀喜而去。

這太子道：『孫大聖還是個好漢！這一路拳，走得似錦上添花，便分身法，正是人前顯貴。』行者笑道：『列位在此遠觀，那怪的本事比老孫如何？』李天王道：『他拳鬆腳慢，不如大聖的緊疾。他見我們去時，也就着忙；又見你使出分身法來，他就急了，所以大弄個圈套。』行者道：『魔王好治，只是圈子難降。』

火德與水伯道：『若還取勝，除非得了他那寶貝，然後可擒。』行者道：『他那寶貝如何可得？只除是偷去來。』鄧張二公笑道：『若要行偷禮，除大聖再無能者。想當年大鬧天宮時，

偷御酒，偷蟠桃，偷龍肝鳳髓及老君之丹，那是何等手段！今日正該拿此處用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好說好說！既如此，且等老孫打聽去來。」

好大聖，即跳下峯頭，私至洞口，搖身一變，就變做一個麻蒼蠅兒。真個秀溜！你看他——
翎翅薄如竹葉，身軀小似花心。手足比毛更柴，星星眼窟明明。善自聞香逐氣，飛時迅速乘風。稱來剛壓定盤星，可愛些些有用。

輕輕的飛在門上，爬到門縫邊，鑽進去，只見那大小羣妖，舞的舞，唱的唱，排列兩旁；老魔王高坐臺上，面前擺着些蛇肉、鹿脯、熊掌、駝峯、山蔬果品，有一把青磁酒壺，香噴噴的羊酪椰膠，大碗家寬懷暢飲。

行者落於小妖叢裏，又變做一個獃頭精，慢慢的演近臺邊，看戲多時，全不見寶貝放在何方；急急抽身轉至臺後，又見那後廳上高吊着火龍吟嘯，火馬號嘶。忽抬頭，見他的那金箍棒靠在東壁，喜得他心癢難過，忘記了，更容變像，走上前，拿了鐵棒，現原身，丟開解數，一路棒打

將出去。慌得那羣妖胆戰心驚，老魔王措手不及，却被他推倒三個，放倒兩個，打開一條血路，竟自出了洞門。這纔是——

魔頭驕傲無防備，主杖還歸與本人。

畢竟不知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遊記 第五十一回